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元代平话研究

——原生态的通俗小说



卢
世
华
著

与宋代话本的全凭推论不同，元代至治年间刊行的虞氏系列平话作品是各种信息最确定的早期通俗小说。从宋元讲史和各种历史书籍到通俗的平话作品，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飞跃，平话正是飞跃完成的里程碑。它开辟的全相形式、语体文语言、杂糅讲史和正史的内容、充满民俗的自然风格，真实丰富地展示了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第一阶段的原生态特色。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元代平话研究

——原生态的通俗小说

卢世华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平话研究：原生态的通俗小说 / 卢世华著. —北京：
中华书局，2009.4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6536 - 7

I. 元… II. 卢… III. 平话 - 研究 - 中国 - 元代 IV.
I207.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6027 号

书 名 元代平话研究——原生态的通俗小说

著 者 卢世华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刘彦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536 - 7

定 价 38.00 元

武汉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汉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项目

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江汉大学人文社科学科创新基地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宋元城市文化
发展与现代城市文化”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 Q200634002)



序

卢君世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2005 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即获得博士学位。我认识世华却在他入学之前，是由我的老友吴峤先生介绍的，他们同在江汉大学任教。世华考我院研究生院，第一次未能录取，不是因为专业课、基础课不行，而是英语差了几分。我认为他的学术素养和专业基础都不错，是可造就之才，但我院录取制度规定很死，真感到莫大遗憾。那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中国小说史问题系列讲座，他也跑去听讲，听后常常提出问题与我讨论，他对学术的执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来读研究生固然很好，不能来读，在大学教学一样可以搞科研，只要路子对头，勤奋努力，照样可以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这决不是安慰之词，我对他的学术前途有信心。第二年他又千里迢迢上京应试，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 年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我知道世华特别喜欢小说理论，读了不少书，有相当深度的思考，但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并不主张他沿着旧有思路走下去，建议他换一个角度，去研究小说文本，把小说文本放回到它们生存的历史环境中去审视，也许在认识上会有新的收获。换一个眼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他经过反复思考，接受了我的建议，逐渐形成了这部专著的题目：元代平话研究。

元代平话是中国小说发展历史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它上承宋元口头伎艺“说话”，下启明代通俗小说。通俗小说成熟的时间，历史上有一种看法，认为是在南宋，这种看法影响不小，上世纪 30 年代初郑振铎先生读到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时，所以才有“惊骇于当时这类讲史作者的程度的幼稚”的慨叹。元代平话研究，几十年来进步很多，但未知的东西仍不少。六种平话之外，仅发现了《红白蜘蛛》残叶，据明人书目，今存作品绝不是元代平话的全部，此外，与平话有关的历史文献，

新发现也不多,材料发掘方面,我们仍须努力。另一方面,对已知材料的研究也大有拓展和深入的空间。世华选择了这样几个问题:“说话”讲史如何转变成书面文学的平话的;今存六种平话的成书方式有何相同和不同,成因何在;元刊平话内容形式的形成除了作者因素外,与出版者、读者以及当时的经济、文化背景有何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探讨的。论文写出来呈交给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对于他占有材料的充分和不拘陈说而勇于创新的精神给予了肯定,论文获得通过。此后三年,世华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虚心吸纳了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其质量又大有提高。

获悉专著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甚感兴奋,它在学术上的得失,应该由学界同行们来评定,无需我赘言,写这篇短文,算是对卢君世华这些年精心劳作的一个纪念。

石昌渝

2008年10月底于北京

目 录

序	石昌渝 1
引言	1
一 元代平话的地位	1
二 元代平话的概念	6
三 平话研究的现状	12
第一章 从说话到平话的历史性飞跃	15
第一节 宋元说话	16
一 宋代说话的繁荣	16
二 宋代说话人底本与说话方式	27
三 宋元讲史的独厚条件和繁荣状况	41
第二节 从口传到笔录	47
一 元代平话刊行的条件	47
二 元代平话刊行的状况	54
第二章 平话成书	64
第一节 对讲史、杂剧的模仿改编	65
一 平话来自口头讲史的书面化	65
二 与杂剧、诸宫调故事的同构	74
三 平话与诗词散文	83
第二节 对《通鉴》、《纲目》等史书的借鉴	93
一 抄袭史书：《五代史平话》	93
二 据史演事：《秦并六国平话》	102
三 依傍史书：《武王伐纣平话》	113

第三节 平话的成书时间与作者	124
一 成书时间	124
二 作者身份	132
第三章 平话分析	139
第一节 直观生动的形式	140
一 插图和叙事	141
二 阴文	152
三 文字和语言	155
第二节 平话的故事与人物	160
一 传奇性和模式化	160
二 简单化和浅显化	169
三 英雄的形象	176
第三节 平话的思想意识	185
一 命定论	186
二 迷信方术	198
三 复仇与报恩	205
四 仰视文史	215
五 渴望发迹	221
第四节 平话的艺术特色	226
一 处理历史题材	226
二 审美特色	234
余论	242
主要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51

引言

一 元代平话的地位

鲁迅认为,宋元白话小说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①诚然,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唐以前只有文言小说,唐传奇“小小情事,凄婉欲绝”,“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洪迈《容斋随笔》)^②它们代表着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宋元以后虽然文言小说仍然不断产生,但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却远不及唐传奇。元代以后通俗小说开始兴起,明清时巨著叠出,通俗小说就成为更受人关注的作品,其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了文言小说。而在中国古代小说由文言小说高峰向白话小说高峰的过渡,正是发生在宋元时期。文言小说是怎样衰落的,更重要的——白话小说是怎样兴起的,是中国小说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处在开创时期的元代通俗小说,其成书过程、面貌、特点对后代通俗小说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清楚地了解此期的白话小说,我们才更能明晰明清小说的特色和成就,更能理解明清小说的历史贡献。

研究宋元的白话小说,首先遇到的是文献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宋代就有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它们是早期的白话小说或其雏形。在这种认识影响下,研究者普遍相信宋代有白话小说或者其雏形的话本。搜寻宋代话本花费了许多学者多年的精力,却依然一无所获。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里列出了很多宋代话本的题目,但这只是来自于宋代说话人表演的题目,并没有真正的作品存世。胡士

^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 8 月版,287 页。

^②转引自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莹制定了八个标准来推断明代刊印的 40 篇白话短篇小说是宋代话本^①,可这也只是一种推断,其所谓宋元小说家话本,实则只是由宋元说话人口头创作而由明代小说家编写的作品。由于个人才力不同,明代人编写的作品与宋代口说故事其实已经有天壤之别。所谓的短篇小说《碾玉观音》等目前学术界认定的宋代白话小说,实际上明摆着是明代晚期冯梦龙的作品,只是小说的内容题材来自宋代流传的故事,留下了一些与宋代有关的思想痕迹而已。后人在编写先前说话人的故事时,常常增删改编,到了最后成书的晚明,离宋代灭亡已经三百多年了,怎么还能认作是宋代作品呢?

讲史平话的断代也是一个疑问。尽管许多学者在努力证明《五代史平话》等作品为宋作,可是它们显然不刊刻于宋代,胡士莹已经说明了这一点。^②章培恒在《现存所谓的“宋话本”》一文中,认为现存的宋话本都是靠不住的。^③美国学者韩南对早期的中国小说做过很多考证和搜寻,结果也证明所谓的“宋元白话小说”只能说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④,到底早到什么时候,是无法确知的。

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哪一部白话小说可以坐定为宋代作品。宋代白话小说没有文献依据,在此之上所作的评论和得出的论点就毫无说服力了。

相对于靠不住的“宋代白话小说”,元代白话小说的文献依据却很坚实。目前可靠的元代白话小说的资料至少有《新编红白蜘蛛小说》和“虞氏新刊全相平话五种”。这是目前可以断定年代的最早的通俗小说刊本。

就历史小说的改编来看,从元平话到明中期的历史演义,再到明晚期的其他历史小说,已有天壤之别。那么元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与明代中期的“六十家小说”会一样吗?只要看看明代中期的“六十家小说”与晚期的“三言”是否一致就可以明白。冯梦龙等人是杰出的通俗小说作家,他们对前代流传的故事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即使有所谓的

① 见《话本小说概论》第七章“现存的宋人话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版,195—234 页。

② 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版,713 页。

③ 章培恒《现存所谓的“宋话本”》,见《上海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④ [美]韩南《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和《宋元白话小说:评近代系年法》,见王秋桂编《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79 年版。

“宋元旧本”为依据,但已经和宋元旧本完全不同了。从元代的“新编红白蜘蛛小说”,到明中期的“六十家小说”,作品面貌变化很大;再发展到“三言”,改变就更多。因此,我们今天比较《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与“三言”里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就可以发现二者差别不啻霄壤。同样在讲史类题材小说中,从元代的《武王伐纣平话》到明代中期的余邵鱼《列国志传》,变化已经很大;再到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就已经与《武王伐纣平话》完全不同了。从元代到明代中叶再到明代晚期,白话小说发生了两次巨大的进化,以明代晚期的白话小说作品来分析元代白话小说固不可取,更不能以之对宋代白话小说进行分析。

为什么研究者宁肯相信“三言”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宋代话本,而不愿意讨论时间离宋代更近的元刊“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等书呢?说到底,大家认为宋代话本的艺术成就应该是很高的,不会像《新编红白蜘蛛小说》那样粗率简略。可是没有可靠的文献为依据,怎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宋代的话本就必然很优秀呢?从道理上来看,白话小说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后代比前代要进步,总不至于宋代就出现了这样的作品,到明代中叶还不如宋代,而到了明代晚期又出现了像宋代那样的作品吧!由此看来,应该是我们误解了“宋代话本”,其实宋代根本不会有像“三言”里的白话小说那样的“话本”!

终于,理解宋代话本含义的契机出现了,日本学者增田涉通过考证,认为宋代话本的含义是“故事”^①,故事可以是口传的,并非一定有文本,并非是白话小说。就是说,宋代话本并非是指宋代白话小说,宋代话本的说法并不能成为宋代存在白话小说的依据。

如果正视文献记载的话,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印象:宋代的说话是很发达的,而书面的白话小说却没有依据;元代才有了粗糙简略的白话小说,宋代应不会有比元代更发达的白话小说。也就是说,元代应该是白话小说产生的时间。我们研究白话小说的形成,应该从“粗糙”的元刊作品入手。

从现存文献看,大致可以认为,宋代是说话高度繁荣的时期,是白话小说的准备期,因为白话小说直承说话而来;而元代才是白话小说的第一期,其最可靠且为数不少的依据就是元刊平话。看来,鲁迅所

①[日]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译文见《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3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谓的“小说史上的变迁”是由宋代和元代两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并非在宋代就已经完成。宋代口头创作故事,元代编写刊印故事文本。

我们重视宋代说话人的口头创作,是他们浅俗生动表演的无穷魅力,使人们萌生了用白话记录故事和编写故事的灵感。元人用笔将这些通俗故事记载下来,并开创性地编成小说予以刊行,使中国古代小说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白话小说的产生过程漫长而艰难,白话故事从口头创作到编写刊印经过了一个极大的飞跃,这个飞跃完成的标志就是平话。郑振铎在《三国志平话》发现后评价说:

这部“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的发现,在中国小说史上确实一个极大的消息。并不是说,我们发现了一部久已沦没的伟大的名作。这部书实在够不上说是名作,然其关系,则较一部大名作更为重要。最可注意的是,这部“平话”的发现,一面使我们得以窥见元代通俗文学的真实面目与程度,一面使我们格外的相信,中国小说的历史原是极为悠久的。^①

平话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时代标记性。具体说来,作为实现中国小说史上巨大变迁的见证,元刊平话的研究会使我们对这个历史性的变迁有更深刻和客观的认识,我们还可以研究元刊平话的特征对后代章回小说的影响、中国章回小说的许多特性与说话伎艺有何关系等等。

当然,敦煌文献里有五六篇俗讲如《韩擒虎话》等,被学者视为“话本”小说。其实它们与平话等通俗小说的区别很大。首先,敦煌遗书以佛教文献为主,为数不多的俗讲故事写本只是佛教文献中的一个点缀,依附于佛教活动而存在;而平话是通俗读物,直接作为娱乐的商品流通,其本质是通俗文学。其次,敦煌文献里的俗讲故事写本篇幅有限,作为抄本,阅读流传范围也不广,影响也有限,它们到宋代就无人提及了;而平话六种四十余万字,作为刻印本,在当时广为流传,对后代通俗小说的编写影响深远。第三,平话上承宋代繁荣的说话,下启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高峰。变文则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了。

鲁迅曾慨叹说,中国历史进化的情形,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

①郑振铎《三国演义的演化》,见《郑振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88页。

人,有一日三秋之感”,“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了。^① 他说的情况就适合于敦煌变文的出现和消亡。敦煌的俗讲写本带有白话小说的元素,但在宋代没有刻印和广泛传播。到了我们确信有通俗小说刻印本出现时,已经是三个世纪后的元代至治年间了。

元刊平话代表着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证的繁荣时期,是小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就现存的文献来说,宋元刊本是十分珍贵的。在宋代文献里,基本没有通俗文学作品,元代虽有,但也不多见。因为当时刻印费用昂贵,也因为时代距今太久,通俗小说不被重视,难以被收藏保存。然而居然有多达二十万余字的“平话”尚存于日本!学者都知道臧懋循的《元曲选》与真正的元刊杂剧面貌差别很大,因为有“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发现为据。同样有了元刊平话和《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的发现,我们也明白了明代嘉靖年间刻印的“六十家小说”残本(《清平山堂话本》)也不是元代小说的原貌。只有通过元刊平话,我们才能了解元代历史小说的面貌与明代的历史小说杰作《三国志演义》等有多大的不同。

当然,作为元代小说的代表,元刊平话的文学价值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以元代杂剧为元代文学代表,可通俗小说元平话的编辑出版也是当时文学的新事物,也可以作为元代文学代表。一般文学史在论述元代小说特色时,大都以《娇红记》为元代文言小说的代表、以明刊白话短篇小说为元代白话小说的代表,平话往往只被提及而不作为论述对象。以明刊白话短篇小说为据论述元代通俗小说成就显然错误,而《娇红记》无论如何杰出,也只是仅存的一篇文言小说而已。充满元代气息的平话被忽略是元代小说研究的疏漏。可以认为,真正能够代表元代白话小说特色和成就的应该是元刊平话。研究元刊平话,将刷新我们对元代小说的认识。

如果说元代杂剧是元代文学的典型代表,那么平话也应有相当而略次的地位。因为研究者认为元代杂剧的价值高,其依据是明代《元曲选》;如果依据“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杂剧的面貌就会变得粗朴,或许研究者也会认为杂剧不值得研究了。同理,如果我们以罗贯中的历

^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268页。

史演义为元代平话的依据,我们也可以得出,元代是一个历史演义高度繁荣的时代。其实,元平话和元杂剧在许多方面很相似:风貌朴野酣畅;为直率自然的俗文学;有可信的文献依据等。元代平话应该受到元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

二 元代平话的概念

在现存文献里,书名为平话的有六本书:《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别题《吕望兴周》,后文简称《武王伐纣平话》)、《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后文简称《后七国春秋平话》)、《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后文简称《秦并六国平话》)、《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后文简称《续前汉书平话》)、《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后文简称《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后文简称《五代史平话》)。其中,前面五种版式为上图下文,为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前后建安(今福建)虞氏所刊,常合称作“全相平话五种”。以上六种平话是本论文研究的对象。至于《三国志平话》的另一个版本《三分事略》则不作为重点和主要作品来讨论。此外,在丁锡根编《宋元平话集》里尚有《宣和遗事》、《梁公九谏》,在《永乐大典》中还有《薛仁贵征辽事略》和《梦斩泾河龙》,许多论者也把这些称为平话。但因为从标题来看,不直称平话,就不做讨论。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一版本为《大唐三藏取经记》),因为已经标明是“诗话”,也不作为讨论对象。

平话是什么?这是个被很多人误解的问题。在2004年9月“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上顾青老师的论文《说“平话”》^①对此作过精彩论述,以下略转述他的观点。

对于平话的理解关键在于“平”字。目前一般的学术论文论述平话概念时总是说“平话”即“评话”,主要延续张政烺的观点:

所谓评者果何所指?如细读之,知以诗为评也。此三种平话(《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宣和遗事》)中之诗皆在开端结尾及文字紧要处,凡有两种用法:一作论断之根据,二状事物之形

^①本文发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

容。此两者皆品评之意，故可以“平”字赅之。^①

但是，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平话”之平为“平说之意，盖不吹弹，讲者用醒木一块，舌辩滔滔，讲说历代兴亡故事，如今日之说大书然”。^② 吴小如的解释则更充分，他说：

称不尚对偶的散体文为“平文”，这个“平”字，正与“平话”的“平”用法相类。……“平”、“白”二词义同，故复合为一词，至今尚有“平白无故”的说法。明末张岱《陶庵梦忆》记柳敬亭说书一则有云：“余听其说‘景阳岗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白”是纯用口语，不加歌唱的意思。这“白文”一词的“白”，很有助于我们对“平话”的“平”字的理解。^③

顾老师补充证据，认为浦江清、吴小如对平话本义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在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评话”一词，与今天的“评书”含义相近，指口头表演的故事。顾老师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评话为表演艺术，为口说的形式，是以“平”加上“言”字旁。但是明清的“评话”和今天的“评书”与元代的“平话”根本不同。评话是曲艺形式，平话是元代的一种白话小说作品。

在题材上，宋代的讲史发展到元代，称为“平话”，其讲说的内容是历史故事。明清时期，其内容扩展到野史、传说，甚至灵怪、公案中与历史有关人物或事件有关的故事。平话所指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几乎被用来泛指小说、白话小说。近现代的一些学者如路工、郑振铎编辑一些古代小说集也称之为“平话”集，采用的就是这个概念。以上为顾老师的主要观点。

本文论述的是元刊平话，就元代来说，“平话”概念就更明确和具体，体例特征更为统一。以下对其语词的来源、文体特征和所指对象作一个简单的阐述。

① 张政烺《讲史与咏史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原文发表于1948年。

② 浦江清《谈京本通俗小说》，见《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原文发表于1941年。

③ 转引自《说“平话”》，原文见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平话在元代开始使用,明清沿用之,且“平话”、“评话”混用。元代平话的本义是什么呢?浦江清、吴小如从今天“平”字语义的角度来解释是很正确的。然而,“平话”这个词是突然出现的吗?这个词是平话作者的发明吗?只有理解清楚了这个名称的来源,才能够明白其命名的根本含义。

“平话”在今天有两种含义,除指元代白话小说之外,也是广西地区盛行的一种方言名称。这种方言徙自宋元时期的北方,至今仍保留着与广西其他民族不同的语音。

在广西,宋代以山东汉人为主的一支部队随狄青入桂征讨侬智高后留居戍守,后世代繁衍,至今他们的后裔仍称自己是“山东祖籍”,保持着自己特有的方言——平话,广布在柳、邕一线和左右江沿岸地区。^①

可见,在宋元时期北方盛行的语言就是自称为平话的方言,这是当时的主流白话。这种方言的名称“平话”与元刊“平话”有没有关系呢?我请教过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钟兆华等许多语言学家,他们承认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尚须联系和证明。

不过,从平话盛行于元代,并且是用当时白话写作的情况来看,应该与当时流行的主流方言白话是一致的。如果宋元确实流行着平话这种方言,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的。这样“新全相平话三国志”的题名就很好理解了:“新”是指新刊的;“全相”是指连环画式的插图;“三国志”是指故事内容;而“平话”则是叙述故事的语言。这就清楚地在书名上面表示了:这本书是新编的,带有插图,用白话方言讲述三国故事。

一部故事书用白话来写作,选择平话这种方言,是很自然的。因为说平话的人很多,占据着人口的大多数,就是当时的外国人或者蒙古人学习汉语也应该是学习平话这种口头语。可是由于语言学等方面的学识限制,把方言平话和元刊平话二者的关系讲清楚只能期待于其他学者。

^①黄滨《历史上的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以下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平话的概念做一辨析。

首先,元代平话标明了它的传承来源,即承接“平话”方式的说话而来,以区别于“诗话”、“词话”。在元代,继承通俗表演形式而形成的通俗文学作品有多种形式,如诗话、词话、小说,还有杂剧、诸宫调、鼓子词等形式。这些表演形式在宋元是门庭各异的,因此,它们在记录成书面的通俗作品后,也相应使用了不同的书名。现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穿插了一定数量的诗句,一边讲述故事,一边唱这些韵文,大概是其称之为“诗话”的原因;《刘知远诸宫调》是金代诸宫调艺术书面化的结果,基本上是韵文;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的元代杂剧艺术书面化的结果,以曲为主要内容;现存词话没有元代的,但是明代的成化词话《花关索》等十三种,以朗朗上口的韵文为主,显示了来自词话表演的特性;元刊白话小说的残页《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用的则基本上是散文,书名上用“小说”一词标明其来自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家数。《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等以散文为表述方式,以“平话”为标题,展示其与上述通俗文学所传承的表演艺术形式的不同;从内容上,显然承自宋代说话四家中的讲史。按照前述命名方式,讲史家表演书面化的结果应该是“三国志讲史”了,但是或许“讲史”不适合做一种文章体裁的名称,于是使用平话这个词。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习惯称之为平话的《宣和遗事》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在元明人看来并不是平话。细看起来,这些书籍与“全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这六部书有很明显的体裁区别。《宣和遗事》并不是一整个朝代的故事,该书也没有一个中心事件,而是叙述了十件事。^①这实际上是北宋宣和年间杂史的汇编。内容也不是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而是穿插许多小说家的故事,如李师师故事、梁山好汉故事等。它的主要部分是文言的历史杂抄,比例不大的白话文显然主要出自说话之小说家,而不是讲史家,其体例与“谨按史书”的谈“征战”题材的讲史平话有明显区别,把它们纳入平话显然不符合元代平话的概念。该书从明代嘉靖年间起就一直被目录家以杂史类著录,目录家显然认为它不属于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虽然只有一个中心人物和一个中心事件,可它显然是英雄传奇的体例。该书没有以皇帝、朝

^①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